



А. И. ГЕРЦЕН

[俄] 赫尔岑—著 项星耀—译

БЫЛОЕ И  
ДУМЫ  
往事与  
随想

下

后浪出版公司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А. И. ГЕРЦЕН

[俄] 赫尔岑—著 项星耀—译

БЫЛОЕ И  
ДУМЫ  
往事与  
随想

下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往事与随想 / (俄罗斯) 赫尔岑著; 项星耀译. --  
成都: 四川人民出版社, 2017.12 (2018.9 重印)  
ISBN 978-7-220-10514-2

I. ①往… II. ①赫… ②项… III. ①回忆录—俄罗斯—现代 IV. ① I512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71247 号

WANGSHI YU SUIXIANG

## 往事与随想

[俄] 赫尔岑 著  
项星耀 译

选题策划  
出版统筹  
编辑统筹  
责任编辑  
特约编辑  
装帧制造  
营销推广

后浪出版公司  
吴兴元  
梅天明  
唐婧  
朱岳 孙皖豫  
墨白空间·陈威仲  
ONEBOOK

出版发行  
网 址  
E - mail  
印 刷  
成品尺寸  
印 张  
字 数  
版 次  
印 次  
书 号  
定 价

四川人民出版社 (成都槐树街 2 号)  
<http://www.scpph.com>  
[scrmchs@sina.com](mailto:scrmchs@sina.com)  
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
148mm × 210mm  
59.25  
1280 千  
2018 年 9 月第 1 版  
2018 年 9 月第 2 次  
978-7-220-10514-2  
280.00 元

后浪出版咨询(北京)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[copyright@hinabook.com](mailto:copyright@hinabook.com)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 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64010019

# 目 录

## 第六卷

英 国 (1852—1864)

### 第一章

伦敦的雾 ..... 3

### 第二章

山峰。欧洲中央委员会——马志尼——赖德律-洛兰——科  
苏特 ..... 8

### 第三章

伦敦的流亡者。德国人和法国人——派别——雨果——费利  
克斯·皮亚——路易·勃朗和阿尔芒·巴尔贝斯——《论自  
由》 ..... 32  
增补 约翰·斯图亚特·穆勒和他的《论自由》 ..... 71

### 第四章

两件案子 ..... 85  
1. 决斗 ..... 85  
2. 巴泰勒米 ..... 104

### 第五章

“无罪” ..... 115

第六章	136
波兰的流亡者。阿洛休斯·别尔纳茨基——斯坦尼斯拉夫·沃尔采尔——1854至1856年的宣传活动——沃尔采尔之死	139
第七章	
德国流亡者。卢格和金克尔——硫磺帮——美国宴会——《领导者》——圣马丁会堂的群众集会——米勒博士	169
第八章	203
50年代伦敦的流亡自由民。普通的不幸和政治的不幸——教师和推销员——小贩和跑街——耍嘴皮子和耍笔杆子——什么也没干的代理人和整天忙忙碌碌的不劳而获者——俄国人——小偷——探子	204
第九章	
罗伯特·欧文	234
第十章	
红衫军	293

## 第七卷

### 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《警钟》

第一章	
高潮和低潮（1858—1862）	343
第二章	
瓦·伊·克利西耶夫	386
第三章	
流亡者中的年轻一代	401

## 第四章

巴枯宁和波兰问题.....416

附录 给波兰的俄国军官委员会的信.....444

## 第五章

韦瑟利公司的轮船“沃德·杰克逊号”.....447

## 第六章

弗·佩切林老爹.....463

## 第七章

伊·戈洛温.....479

# 第八卷

## 断片（1865—1868）

### 第一章

杂拌儿.....509

### 第二章

美丽的威尼斯（1867年2月）.....555

### 第三章

美丽的法兰西.....576

旧信选编（《往事与随想》附录）.....613

尼古拉·阿列克谢耶维奇·波列沃伊的信.....615

选自维萨里昂·格里戈里耶维奇·别林斯基的信.....617

选自季莫费·尼古拉耶维奇·格拉诺夫斯基的信.....635

彼得·雅科夫列维奇·恰达耶夫的信.....642

选自皮·约·蒲鲁东的信.....643

托马斯·卡莱尔的信.....650

第六卷

英 国

( 1852—1864 )





## 第一章

### 伦敦的雾

1852年8月25日拂晓，我走过潮湿的跳板，踏上了英国的海岸。当我眺望它那污秽的苍白峭壁时，压根儿没有想到，我得在这儿度过漫长的岁月之后，才会离开这些白垩质巉岩。

我离开意大利时百感交集的情绪这时还完全控制着我，我的心灵疮痍满目，只觉得接连不断的打击来得那么快，那么凶猛，一切使我感到迷惘，不能清楚地看到我该做些什么。仿佛我必须用双手重新摸索熟悉的真理，才能对早已知道或应该知道的事物，再度燃起信心。

我违背了自己的逻辑，忘记了当代人在观点和行动上的差距，他们开头讲得多么响亮，到实现自己的纲领时要求又多么低，他们的愿望那么善良，他们的力量却那么脆弱。

不必要的会见，没有结果的探索，徒劳无益、艰难曲折的谈话，持续了两个月，我始终还在等待……等待着什么。但是我讲求实际的个性不能老是停留在这梦幻的世界中，我逐渐看到，我要修建的大厦缺乏坚实的基础，它是必然要倒塌的。

我感到委屈，我的自尊心受到了凌辱，我对自己生气。那圣物遭到亵渎的悲痛，那为琐事忙乱的一年，使我心如刀割，我感到了可怕的、难以表达的疲倦……我多么需要靠在朋友的胸前，向她诉说一切，她是不会申斥和指责我的，因为我的不幸就是她的不幸；然而我的周围茫茫一片，越来越显得空虚，我没有一个亲人……一个朋友……不过也许这样更好。

我本来只打算在伦敦待一个月，但我逐渐发现，我根本没有地方可去，也没有地方要去。如果要过这样的隐士生活，那么找不到比伦敦更合适的地方了。

决定留下后，我开始为自己在远离闹市的地区找了一所住宅，那是在摄政王公园以北，离樱草丘不远的地方。

孩子们还在巴黎，只有萨沙跟我在一起。住宅按照当地的格式分成三层，整个中间一层是既冷又不舒适的大客厅。我把它改成了书房。房东是雕塑师，在这屋里堆满了各种雕像和模型……露拉·蒙蒂兹<sup>①</sup>的胸像与维多利亚女王一起出现在我的眼前。

在我们迁居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，我已把包裹打开，安顿好了；早上我走进这间屋子，坐在大沙发上，在万籁俱寂中过了两个钟头，没有任何人打扰，多年以来我第一次感到了自由。这自由没有使我觉得轻松，但是在窗口远眺，我还是很愉快，从弥漫的大雾中，我隐隐看到了公园内郁郁葱葱的树木，我为它们带来的安宁感谢它们。

现在整个早上我都独自孤零零地坐着，往往什么也不做，甚至

---

① 蒙蒂兹（1818—1861），西班牙女舞蹈家，以美貌著称，与许多王公贵族有暧昧关系，以致在欧洲声名狼藉，后移居美国。

也不看书，有时萨沙会走进屋子，但对我的静坐并无妨碍。豪格与我住在一起，不是绝对必要，他不会在用膳前找我，我们是在六至七时之间用膳的。在这种闲适生活中，我回顾着一件件往事，思考着每一句话和每一封信，每一个人和我自己。我看到，我有时这儿错了，有时那儿错了，我看到了我的脆弱，摇摆，行动上的犹豫，别人对我的影响。在这种清理过程中，内心逐渐出现了一种转变……有些痛苦的时刻，眼泪不止一次流下面颊；但也有不同的时刻，那不是欢乐，而是勇敢的时刻；我感到了身上的力量，我对谁也不再存有希望，但是对自己的希望加强了，我变得不再依靠任何人。

空虚包围了我，使我坚强了，它给了我静心思考的时间；我与人们疏远了，那就是不再寻求彻底的了解。我并不回避任何人，但是对人们已不感兴趣。我看到，我与人们没有真正深刻的联系。我是陌生人中间的陌生人，我对一些人的同情比对另一些人多些，但是与任何人都没有打成一片。这在以前也是一样的，只是没有引起我的注意，我总是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。今天化装舞会结束了，多米诺斗篷<sup>①</sup>脱下了，桂冠从头上摘下了，面具从脸上拿掉了，我看到了另一些面貌，不是我预先想象的面貌。我怎么办呢？我对许多人的爱减少了，因为我了解得多了，我可以不在脸上流露这一点，但是我不能不感觉到这一点，然而正如我说过的，这些发现没有使我丧失勇气，宁可说还加强了它。

对于这种转变，伦敦的生活是非常有利的。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比伦敦更能使人养成离群索居、安于孤独的习惯。它的生活方

---

① 化装舞会上穿的带面具、头巾的外衣。

式，距离，气候，那种使个人消失不见的稠密人口，以及缺乏大陆上的娱乐活动，都有助于这种状况的形成。谁能够独自生活，他就不怕伦敦的寂寞。这儿的生活正如这儿的空气，对脆弱的人，不健康的人，想在自身之外寻求友谊、同情和关怀的人，是有害的。在这里，精神的肺必须像身体的肺一样坚强，足以从烟雾弥漫的空气中吸取氧气。群众为了活命要为必不可少的面包奋斗，商人要忙于积累财富，所有的人都得为工作奔走忙碌；然而神经质的理想主义性格却喜欢过热闹的生活，头脑懒散，无所用心，这样的人在这儿会寂寞得要死，陷入绝望之中。

孤零零地在伦敦街头漫步时，在铺石块的小胡同中，在令人窒息的走廊上，有时白茫茫的浓雾会使你看不到一步远的地方，以致撞在迎面跑来的黑影上——这是我常有的事。

我散步的时候通常是在晚上，我的儿子上床以后；我几乎从来不上任何人家串门；我读报，在酒店里观察那个不熟悉的民族，在泰晤士河的桥上伫立。

一边是议会大厦的钟乳石建筑隐隐耸峙在眼前，又随时准备消失在夜幕中，另一边是圣保罗大教堂顶上倒置的大碗<sup>①</sup>……路灯……两旁无穷无尽的路灯。一个吃饱的城市已经睡了，另一个饥饿的城市还没有醒来，街上空空荡荡，只听得到提了灯的警察那匀称的脚步声。我时常坐在那儿眺望，于是心头又觉得平静和安宁了。正是由于这一切，我爱这个骇人的蚁垤，那里每天夜里有十万人不知道可以躺在哪儿，警察往往发现儿童和妇女就饿死在大饭店旁边，因为付不出两英镑就别想在那儿吃到一顿饭。

---

① 指教堂的圆顶。

但是这样的转变不论来得多么快，不可能一下子完成，尤其是到了四十岁的年纪。当我可以跟这些新思想和谐相处时，已过了不少日子。我决定要工作以后，好久还是什么也没做，或者没有做我希望做的事。

我到伦敦来是想寻找自己的法庭<sup>①</sup>，这是正当的，合理的。直到今天我经过反复思考，依然相信这一点。说真的，我们可以要求谁来主持公道，说明真相，揭露谎言呢？

我们不能要求敌人的法庭来做到这一点，它是按照另一些原则，我们所不承认的另一种法律进行审判的。

我们可以自行处理一切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自行处理就是靠自己的力量收回被强制剥夺的权利，实行公平的解决。报仇正如感恩一样，是人类单纯的、正直的感情。但是不论报复还是自行处置，都无助于说明事实真相，而有时说明真相正是一个人的主要目的，也许对他来说，让事实水落石出比报复更重要。

我的错误不在于这个主要方面，而在于次要方面，因为要有自己的法庭，首先要有自己的人。但我的人在哪里呢？……

以前在俄国我有过自己的人。但是在国外，我与他们的联系被切断了，现在必须恢复这种联系——我要向他们谈论压在我心头的一切。他们不会收到我的信，但是书籍可以送到他们手中。那么，不能写信，就印书吧，于是我一天天着手写《往事与随想》，同时开始筹建俄罗斯印刷所了。

---

① 指要求西欧民主界对黑尔韦格实行道德制裁，判定他在赫尔岑的家庭问题上犯了罪。伦敦当时是欧洲各国流亡者集中的地方，因此赫尔岑要到伦敦来向他们提出申诉，本章开头提到的各种会见、谈话，都是为了这个目的。这当然只是赫尔岑的幻想，不久他便知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，因而放弃了这个想法，着手其他更有意义的工作了。

## 第二章 山峰

欧洲中央委员会<sup>①</sup>——马志尼——赖德律-洛兰——科苏特

上一期《北极星》<sup>②</sup>付印时，我考虑了好久，在我伦敦时期的回忆录中，什么应该发表，什么最好等到另一时期。大部分被我推迟了，现在我又从其中选出一些片段予以印行。

发生了什么变化呢？1859和1860年<sup>③</sup>拓宽了我们的视野。个人和党派的面貌更清楚了，有的坚强不屈，有的销声匿迹。这两年中，我们不仅停止了一切评论，而且屏声静气，怀着紧张的心情密切注视着我们所关心的那些人；他们有时消失在战争的硝烟中，有时又鲜明地显现在我们的眼前，转瞬之间变得那么高大，然后又迅速地隐没在烟雾中。到了现在，烟雾消散了，心情轻松了，我们所

---

① 有关欧洲中央委员会的内容，在1866年赫尔岑编定《往事与随想》第五卷时，已被删节后移入该卷第四十章。

② 指1859年出版的《北极星》第五集，当时本章的内容只发表了一小部分，至于这段前言则写于1861年。

③ 这两年中，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，基本上统一了意大利，但胜利的成果为撒丁王国所攫取，建立了以撒丁王国为核心的意大利王国，而不是意大利共和国，罗马教皇、奥地利和法国也仍控制着一部分地区。

珍爱的那些人也安然无恙！

但是在这硝烟之外，在阴影中，在没有战争的呐喊声，没有胜利的欢呼声，也没有桂冠的地方，有一个人像巨人一般屹立着。

他遭到了所有各种政治力量——受骗的群众，粗野的神父，胆怯的资产者和皮埃蒙特的一切败类的诅咒，反动阵营的一切报刊，从罗马教皇和法国皇帝的《总汇通报》到加富尔<sup>①</sup>的自由派阉党和伦敦钱币兑换商的大太监《泰晤士报》（它每次提到马志尼的名字，总要加上一些恶毒的咒骂），都在对他造谣中伤。然而他不仅……“在普遍的误解中巍然不动”<sup>②</sup>……而且怀着愉快和兴奋的心情祝福一切朋友和敌人，只要他们是在实行他的思想和他的计划，<sup>③</sup>尽管人们像对待亚巴顿<sup>④</sup>一样对待他：

那些被你在暗中拯救的人们

对着你神圣的白发肆意诅咒……

……但站在他旁边的不是库图佐夫<sup>⑤</sup>，而是加里波第。意大利以自己的英雄，自己的解放者为代表，没有与马志尼分开。加里波第怎么能不把自己的半顶桂冠献给他呢？为什么不承认他们一直在

① 加富尔（1810—1861），意大利政治家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派领袖，意大利王国的第一任首相。这里所谓“阉党”指他的御用报刊。

② 这行诗与下面引用的两行诗均出自普希金的《统帅》一诗。

③ 马志尼是坚定的共和主义者，他对1860年建立的意大利王国是不满的，因而也遭到了自己人的误解和攻击，但他认为这毕竟是在民族解放的道路上跨前了一大步，因而对敌视他的人也同样表示感谢。

④ 《圣经》中的魔王，见《启示录》第九章第十一节。

⑤ 在1812年的卫国战争中，巴克莱·德托利被免职后，由库图佐夫继任俄军统帅，但他执行的仍是巴克莱·德托利的战略方针。

手挽着手前进？为什么被废除的罗马三执政之一<sup>①</sup>不坚持自己的权利？为什么他自己要求不要再提起他，为什么像孩子一般纯洁的人民领袖要保持沉默，讳言分裂呢？<sup>②</sup>

两人都有比他们本人，比他们的名字，比他们的荣誉更贵重的东西，那就是意大利！

今天这卑劣的世界并不了解他们。它没有足够的容量，不能容纳这些伟大的人物；它的账册也计算不清这笔收支账目！

加里波第变得更像“高尔奈利·内波斯书中的人物”<sup>③</sup>；他在自己的小田庄上显得那么庄严伟大，那么朴实浑厚，那么纯洁高贵，像荷马笔下的人物，又像古希腊的雕像。在他这里没有美好的词句，华丽的服饰，狡诈的手段——在史诗中不需要这一切，而当史诗结束，日常生活开始时，国王便遣走了他，<sup>④</sup>像打发一个已把他送达目的地的车夫一样，连酒钱也不用给，这使国王有些不好意思，因为他的忘恩负义甚至超过了奥地利。<sup>⑤</sup>不过加里波第没有生气，只是笑了笑，带了口袋中的五十个斯库多<sup>⑥</sup>，离开了他所征服的国家

---

① 马志尼是在1849年革命高潮中建立的罗马共和国三执政的首席执政。

② 加里波第是在马志尼的影响下成长的，但在1859至1860年的革命高潮中，拒绝了马志尼直接建立意大利共和国的意见，对撒丁王国采取了妥协态度，而马志尼没有坚持自己的主张，随即离开了意大利。

③ 见《北极星》第五集。——作者注

按：赫尔岑对加里波第的论述原载1859年的《北极星》第五集，后来由作者移入本书第五卷第三十七章，这句话即引自该章。

④ 加里波第率领红衫军于1860年解放了意大利整个南部地区，但撒丁王国掌握了领导权，在它的安排下，建立了意大利王国，加里波第被迫退休，红衫军亦被解散。1860年11月，加里波第谢绝了国王维克多·厄马努埃尔的赏赐，回到他在卡普雷拉岛的小田庄上躬耕为生。

⑤ 指1849年俄国帮助奥地利政府镇压了匈牙利的革命运动，可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，奥地利却与英法结成联盟，拒绝支援俄国。

⑥ 当时意大利的一种银币。



和宫殿，听凭大臣们审查他的账目，指责他糟蹋了一张熊皮。让他们去高兴吧，伟大的事业一半完成了——只要意大利获得统一，赶走白狗子<sup>①</sup>就成了。

加里波第也有难过的时刻。他崇拜人民，还像崇拜大仲马一样崇拜维克多·厄马努埃尔<sup>②</sup>；国王不能礼贤下士使他痛心。国王也知道这一点，为了讨好他，把自己打的野鸡，自己花园里种的花，派人送给他，写给他的便条总是十分亲切，署名是：“永远是你的朋友的维克多”。

对于马志尼，人是不存在的，存在的只是事业，而且只有一个事业，他自己也只是为它而存在，为它而“生活和行动”。不论国王送给他多少野鸡和鲜花，他不会碰一下。但他会马上不仅与这个他认为善良、但无聊的人，而且与他的小塔列朗<sup>③</sup>合作，而他根本不认为这个小塔列朗善良，也不认为他正直。马志尼是禁欲主义者，意大利解放运动的卡尔文和普罗奇达<sup>④</sup>。他片面，头脑里永远只有一个思想，永远警戒着，准备着；他怀着不屈不挠、坚韧不拔的意志把分散的、目的不明确的人们团结在一起，形成了一个坚强的组织；在十多次的失败之后，他仍在召唤加里波第和他的军队，仍要唤起半自由的意大利对祖国统一的永不停息的、誓死不渝的希望——马志尼是永远不睡的；不论白天还是黑夜，不论钓鱼还是打猎，躺在床上还是起床之后，加里波第和他的同

---

① 指奥地利军队，它采用白色军服。在意大利，奥地利是主要的外国侵略势力。

② 加里波第十分敬重大仲马，在后者游历意大利期间，把他待如上宾。加里波第也十分敬爱撒丁国王维克多·厄马努埃尔，认为他是意大利民族独立的保卫者。

③ 指撒丁王国的首相加富尔（塔列朗是法国著名政治家）。

④ 中世纪西西里人民反抗法国侵略的英雄。